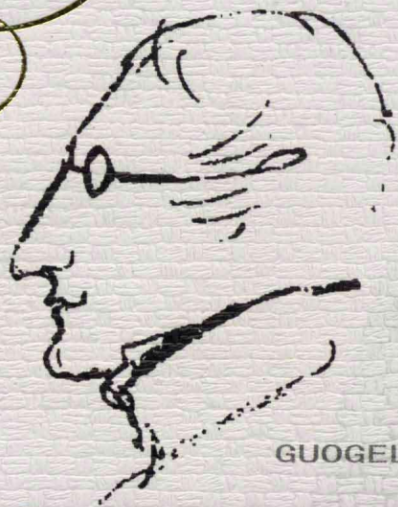


M. T. Forster



GUOGE LI QUANJI
ST. HUNTING

果戈理全集

4

死魂灵

安徽文艺出版社

Итак,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всё, что мы видим, это
только отраж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ест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Вот почему, когда мы смотрим на мир,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Вот почему, когда мы смотрим на мир,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ы видим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死 魂 灵

田大畏 译

内 容 提 要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其作品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法，奠定了俄罗斯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

《死魂灵》的目标是“从一个侧面来表现全俄罗斯”，它的出版“震撼了整个俄罗斯”，也使果戈理跻身于世界级经典作家之林。小说写的是骗子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以图营利的奇异故事，通过乞乞科夫的冒险行径，全方位地揭示了帝俄社会腐败的内囊和农奴制没落的真相，由此对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俄罗斯性灵的真实状态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剖析和观照。果戈理善于通过喜剧性的细节来折射生活被肢解、生命被窒息、生存被僵化的过程之艺术才华在本书中得到最出色的表现。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3
第二章.....	27
第三章.....	53
第四章.....	82
第五章.....	118
第六章.....	148
第七章.....	182
第八章.....	207
第九章.....	236
第十章.....	258
第十一章.....	280

第二卷

第一章.....	319
第二章.....	353
第三章.....	366
第四章.....	406
最后几章之一.....	428
总题解.....	4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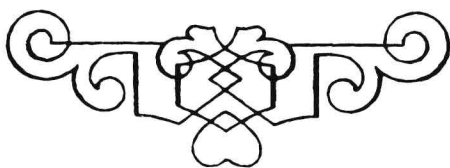
附录：

科佩金大尉的故事.....	489
题 解.....	495
第一卷《礼记》.....	497
题 解.....	500
第一卷第二版序.....	501





第一卷





第一章

一辆蛮漂亮的带弹簧的小型轻便马车驶进了省城 N 市一家旅店的院门。这种马车是单身的中校们、陆军上尉们、家有百十来个农奴的地主们，一句话，即所有被称作中等绅士的人们乘坐的。车里坐着一位绅士，不是美男子，但相貌也不丑，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老，可也不能说是太年轻。他的到来在城里完全没有引起任何轰动，也没有因之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有站在客店对面酒馆门口的两个乡下人发表了若干看法，不过那也主要是和车而不是和坐在车里的人有关的。“你瞧瞧，”一个对另一个说，“瞧那轱辘！要是上莫斯科，你觉得那轱辘到得了还是到不了？”另一个回答：“到得了。”“可是到喀山，我觉得，那就够呛了吧？”另一个回答：“喀山可到不了。”谈话就到此为止了。再就是，马车快到旅店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身穿一条极瘦极短的白色条纹布长裤，一件赶时髦的燕尾服，燕尾服下面露出的罩胸，是用图拉制造的饰有青铜手枪的别针别着的。年轻人回过头，看了看马车，扶了扶差点被





风吹掉的遮檐帽，又去走他的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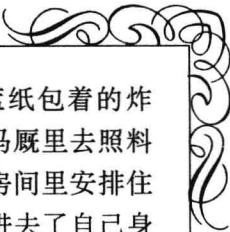
马车进了院子，一个伙计，也就是俄国旅店里叫做茶房的，上来迎接这位先生。这茶房特别活泛，特别好动，使人连他的长相都来不及看清楚。他手里攥着一块餐巾，麻利地跑了出来；人长，穿的那件线呢常礼服也长，后片儿差不多挨着后脑勺了，他把头发朝后一甩，麻利地穿过整个木走廊把先生带上楼，请他看上帝赐给他的房间。房间是什么样，谁都熟，因为这一类旅店也是谁都熟的；我的意思是，它正是各省城里常见的那种旅店，房间一天两卢布，屋里每个角落都会爬出黑李子干那样的蟑螂，总有一扇通隔壁房间的门，用五斗橱挡着，隔壁邻居倒是个沉默寡言，文文静静的人，但是特别好奇，对隔壁客人一点一滴的事都特别感兴趣。旅店建筑的正面和它的内部结构是一致的：很长，两层；下层没有抹泥灰，仍是暗红色的砖墙，墙面本来就脏兮兮的，历经严冬酷暑，颜色变得更暗了；上面一层刷成永不变样的黄色；楼前是一排小铺，有卖马套包的，有卖绳子的，有卖小面包圈的。在拐角的一间小铺里，或者不如说是在那屋子的窗户洞里，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身边摆着一只红铜茶炊，人脸跟茶炊一样红，远看还会以为窗户上摆着两只茶炊呢，要不是其中一只茶炊没长着漆黑的大胡子的话。

新来的绅士看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搬上来了：最先是一口白皮箱子，有点破损，说明不是头一回带它上路了。箱子是车夫谢利凡和听差彼得卢什卡两人抬的，谢利凡是矮个子，裹着一件光板皮大衣，彼得卢什卡三十来岁，身上那件穿旧了的肥大的常礼服显然是主人给的；这人样子有点阴沉，嘴唇很厚，鼻子很大。跟在皮箱后面送进来的是一只卡累利阿桦木





乘坐一辆漂亮的小型轻便马车驶进了省城 N
市一家旅店的院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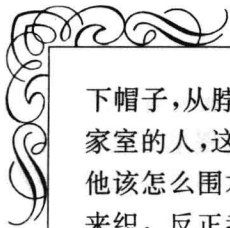


片嵌花的红木匣子，一对皮靴槌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炸鸡。这些东西都搬进来以后，车夫谢利凡就到马厩里去照料马，彼得卢什卡就动手在黧黑的狗窝似的下人房间里安排住处。他已经先把大衣扔在那儿了，跟它一起也扔进去了自己身上的一种气味，随后拿来的一只装着仆人的各样行头的口袋也是染上了这种气味的。在这间下房里，他拿一块像是床垫的不大的东西铺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窄床上，靠墙支好；那床垫压得又扁又平，像块薄饼，其油腻可能也不亚于他从旅店主人那里讨来的那张薄饼。

下人们在张罗忙碌时，那位绅士去了大厅。这些大厅通常是什么样子，经常出门在外的旅客没有不清楚的：同样的油漆墙面，上半截被烟斗冒的烟熏得发黑，下半截被过往旅客的脊背蹭得发亮，但更主要是当地商人们的脊背，因为商人们在营业日总要六七成群地到这儿来喝他们有名的“双壶茶”；^①同样的被熏黑了的天花板；同样的被熏黑了的挂着好多玻璃珠的枝形吊灯，每当茶房大胆地摇晃着茶杯摆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密密麻麻的托盘，在磨坏了的地板漆布上跑来跑去的时候，那些玻璃珠就会蹦蹦跳跳，丁当作响；同样的挂满一墙的油画，总之，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区别仅在于：一幅画里画着一个仙女，其乳房之巨大，恐怕是读者见所未见的。不过类似的自然界的游戏，在各种历史题材的油画里有时也能见到。那些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弄进我们俄国来的；有时候那竟是我们的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按照给他们带路的信使的主意从意大利大批买来的。这位绅士摘

① “双壶茶”——分别用两个壶送上的茶（一壶盛开水，一壶盛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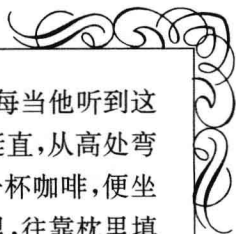
下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一条毛线织的五颜六色的三角围巾；有家室的人，这种围巾一定是太太亲手织的，并且还会谆谆告诫他该怎么围才是，至于单身汉，那我就说不准了，天晓得由谁来织，反正我从来没有围过这种三角围巾。绅士解下围巾以后，吩咐送上午餐。端上来的是旅店里惯常供应的菜肴，比方：特为客人贮存了几个礼拜的就着分层夹馅点心喝的白菜汤，豌豆牛脑，白菜泥肠，炸肥母鸡，腌黄瓜和随时都现成的分层夹馅小点心；端上来的东西，有的热了热，有的干脆是凉的；上菜的时候，他硬要伙计——或者叫做跑堂的——给他说些杂七杂八的事：这家旅店的老板以前是谁，现在是谁，进项大吗，他的主人是不是个大坏蛋；对这个问题，茶房照例是回答：“呃，先生，是个大骗子。”无论是在文明的欧洲，还是在文明的俄国，现在有一大批可敬的人们，不跟跑堂的聊几句，有时甚至拿他开个很有趣的玩笑，在饭馆里是吃不下饭的。不过这位客人不全是提些没用的问题：他非常精细地打听了这城里省长是谁，公证处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官员；但是他更加精细地，如果不说是极有兴趣地，打听了此地所有较大的地主：谁有多少魂灵^①，离城多远，甚至问到脾气怎么样，进城次数多不多；很关心地打听了本地的情形：他们省里闹过什么病没有，比方流行性热病，致命的寒热病，天花以及跟它差不多的什么病；一切全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细，表明已经不止是单纯地好奇了。这位绅士的作派有一种十分庄重的东西，擤鼻子也特别响亮。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只听见鼻子的声音跟喇叭一样。这个似乎是完全无关

① 魂灵——“魂灵”（即“灵魂”）一字在俄语中有“人”、“人口”的含义。俄国农奴制时代，也以此字指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即农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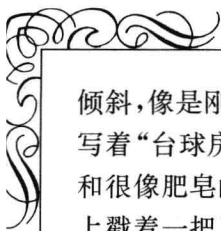
六级文官,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



宏旨的特点却给他赢得了旅店伙计的无比尊敬,每当他听到这种声音,便把头发往后一甩,把身子更加恭敬地挺直,从高处弯下头问:先生要点什么吗?吃完午饭,绅士喝了一杯咖啡,便坐到沙发上,往背后塞了一个靠枕,在俄国的旅店里,往靠枕里填的不是有弹性的羊毛,而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某种东西。这时他打起哈欠来,叫人带他去房间,躺下睡了两个小时。休息过来,应旅店伙计的请求,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旅店报送有关机关,即警察局。茶房下楼的时候,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在纸片上拼读出了以下的字样:“六级文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因私事旅行。”茶房还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辨认那张条子,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观看市容去了。他对这个城市似乎挺满意,因为发现它一点不比别的省城逊色:砖石房屋上刷的黄颜料鲜亮得耀眼,木造房屋上刷的灰颜料谦逊地发暗。房屋有一层的,两层的,一层半的,都盖着永不变样的阁楼,据省城建筑师们的意见,那样式是很美观的。有的地方,房屋像是在宽如旷野的街道和不见尽头的木围墙当中隐没了,有的地方,它们挤成一堆,这里能看到较多的行人和较热闹的街景。偶尔能看见一些几乎被雨水刷净了的招牌,画着小甜面包,长统皮靴,有一处画的是一条蓝裤子,下写什么“花沙裁缝店”;有一家卖便帽和制服帽的铺子,招牌上写着“外商瓦西里·费奥多罗夫”^①;有一个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和两个打台球的人,身上穿的是我们的戏剧舞台上最后一幕登场的客人们穿的那种燕尾服。画上的台球客正用球杆瞄准,双臂略向后拐,两腿

^① “花沙裁缝店”即“华沙裁缝店”,招牌上的花沙为错别字;瓦西里·费奥多罗夫是典型的俄罗斯人姓名,自称“外商”显系冒充。





倾斜，像是刚做完“昂特勒沙”^①落地后的姿态。这幅大作下面写着“台球房在此”；也有干脆当街摆上桌子，出售核桃、肥皂和很像肥皂的蜜糖饼干；一家小饭馆的招牌上画的是一条身上戳着一把叉子的肥鱼；最常见到的还是颜色发了乌的双头鹰国徽，现在已经被简单明了的“酒店”两个字代替了。路面到处都很难走。他也往公园里进去了一趟，里面只有一些细小的树木，根没长好，用三角形的支架撑着，支架涂上了绿油漆，十分美观。不过，尽管这些小树没有芦苇高，报纸在描写节日彩灯会时，仍这样写道：“在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们的城市有了一座美丽的公园，植满绿荫匝地、枝繁叶茂的树木，在炎炎的夏日给人以凉爽。”并说此时“市民的心由于充满感谢而颤动，对市长先生感激的泪水滚滚地流淌，此情此景，多么动人心弦啊”。他向岗亭里的警察详细问明了到大教堂，到衙门，到省长家怎么走最近，便去观光流经市区的那条河流了，路上撕下一张贴在柱子上的戏报，以便回家以后仔细阅读；他定神地看了一眼行走在木板人行道上的一位相当标致的妇人，见有一个身穿军式仆役制服的家童拎着小包跟在她后面；他再次看了看四周的一切，似乎是为了记好地形，然后返回了旅店，由旅店伙计轻轻地扶着走到楼上，直接进了房间。喝了茶，在桌前坐下，叫人拿来蜡烛，从衣兜里掏出戏报，凑到烛光下，稍稍眯着右眼读起来了。不过这张戏报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内容：演的是柯策布^②的话剧，波普廖文先生扮演罗拉，佳布洛娃小姐

① “昂特勒沙”——一种芭蕾舞动作：身体腾空跃起，两脚连续互相拍击。源于法语 *entrechat*。

② 柯策布(Kotzebue, A. F. F. 1761—1819)——德国剧作家。此处为其剧作《西班牙人在秘鲁，或罗拉之死》的上演海报。

